

江油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目 录

* 关 怀 期 望 *

红军长征过江油之战·····	徐向前 (1)
在江油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	张国焘 (2)
鏖战江油·····	许世友 (4)
江油中坝鏖战急·····	郑维山 (7)
红军强渡涪江战江油的回忆·····	李 明 (20)
革命伟绩 历史丰碑	
——忆中坝等地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	余洪远 (16)
胡耀邦为河西小学题词·····	雷万盛 (28)
彭华、苗满山回忆朱德副主席视察江油·····	康昭宣 (28)
朱德总司令来江油·····	苗满山 白光亮 (32)
邓小平同志视察武都·····	曹汝其 (35)
邓小平同志题“李白故里”·····	小白 练 锋 (36)
江泽民关心李白纪念馆建设·····	吴丹雨 (38)
中央领导同志来长钢视察记略·····	长特公司党办 (41)
钱正英与江油武都引水工程·····	曹汝其 (45)
张黎群伯伯的几次江油之行·····	张 枚 (47)
张黎群伯伯来信摘抄·····	张 枚 (56)

我的舅舅范长江与江油的二三事·····	伍丕庆(60)
张爱萍将军的江油之行·····	夏超韩(63)
张爱萍同志在江油李白纪念馆·····	张 泽(64)

* 人 物 春 秋 *

李白在江油的学踪游迹及其诗歌创作·····	包迺东(66)
韩饶与韩家花园·····	严 澈(82)
我的父亲张政·····	张维同(85)
蹇幼樵事略·····	严 澈(87)
先伯傅子东事略·····	傅全明(104)
章璞传略·····	杨芳滨(110)
董珩事略·····	张铁船(112)
王银山传·····	龚自得(120)
杜灵师长·····	王绍勇(127)
抗美援朝一等功臣王富邦·····	李尔康(133)
护路英雄姚文德·····	李尔康(134)
于翼翁在江油翰墨流芳·····	欧小白 严 澈(137)
海灯上师的四大特技·····	范应莲(139)

* 历 史 文 物 *

李白纪念馆珍藏的两座北宋碑·····	张 泽(147)
云岩寺里的飞天藏·····	黄石林(148)
江油的宋代窑藏·····	黄石林(150)
汉代青羊铜镜·····	黄石林(154)
宋代铜质象棋·····	黄石林(155)
江油的红军石刻标语·····	曾昌林(157)
江油的三座塔·····	宋建民(162)

*** 文 化 史 料 ***

- 建国前的江油川剧艺人和戏班……………**欧小白**(167)
江油的民间音乐……………**谭纪炳**(175)
江油方言土语撮录……………**王定超**(185)
封神演义在江油的传说寻踪……………**曹汝其**(198)
神义手汪老四……………**曹汝其 母贤洲**(202)

*** 教 育 史 料 ***

- 民国时期中坝的省立第二中学……………**吉华铨**(205)
江油第一所女子小学**豫章女校**纪实……………**张璞璧**(210)
江油县立高等小学校校歌(歌词)……………**欧小白**(215)
忆彰明初中的校园风波……………**王定超**(215)

*** 统 战 史 话 ***

- 忆江彰各界人士劳动锻炼大队……………**阳德修 雷善泽**(228)
忆江油县各界人士政治学习班……………**阳德修 雷善泽**(233)

*** 社 会 宗 教 ***

- 重华乡的寺庙……………**张忍安**(235)
武都镇的寺庙……………**顾屏邈**(237)

*** 漫 话 中 坝 ***

- 漫话中坝的会馆……………**康昭宣**(239)
中坝青龙街街名的由来……………**李尔康**(246)

*** 楹 联 荟 萃 ***

- 窦圉山楹联……………(247)

青莲乡的楹联·····	(251)
彰明的楹联·····	(253)
彰明太白楼楹联·····	(254)
匡山书院的楹联·····	(254)
江油楹联·····	(256)
李白纪念馆楹联·····	(256)
海灯法师武馆楹联·····	(258)
佛爷洞的楹联·····	(261)
武都水竹居的楹联·····	(261)
太白公园楹联·····	(262)
蒋实夫集书楹联·····	(262)
《江油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至十辑目录索引·····	(263)
编后·····	(273)

红军长征过江油之战

徐 向 前

1935年4月8日，我们令三十一军主力继续扼守羊模坝、三磊坝并围困广元；令三十军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保障我右侧安全；而以三十军、九军主力向江油，四军主力向梓潼，展开猛烈进攻。10日，九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前峰直迫中坝。接着，四军攻占梓潼。这一攻势，直接威胁成都、绵阳，使刘湘、邓锡侯大为震惊。邓锡侯慌忙拼凑十八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经中坝向江油增援。江油守敌一个旅，依托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顽固拒守，我军难以攻克。我和指挥部住在江油城南一座民房里。获悉邓部来援，我们当机立断，决定打援。令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城，集中九军二十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四军十、十一两师各一部，在江油以南的塔子山、雉关山一带，布下阵势。经两天激战，全歼钻进来敌四个团，接着乘胜追歼逃敌，17日克中坝，18日克彰明，邓锡侯差一点被活捉。

（李露太摘自《红军在江油》）

在江油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

张 国 焘

* 编者按语 *

张国焘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一个重要历史人物。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35年10月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4月逃往武汉，背叛革命，当了国民党特务，成为一个大叛徒。1949年冬寓居香港，此后居加拿大多伦多。著有《我的回忆》。

他毕竟是个参与和主持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回忆中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江油附近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对我们认识江油的历史是份重要的历史资料，当时尚未背叛革命，故予摘登供参考。

继扰乱敌人耳目的行动之后，我军主力即由剑阁经青杠坝（编者注：可能是青林口之误），直指江油。江油南面三十里处的中坝是川北商业荟集的地方，有小成都之称，从青杠坝向江油前进七十里的路程中，尽是平坦地带，种满了一望无际的罂粟，五颜六色的花朵，争芳斗艳，确是美观。这是入川后所看见的最大幅的罂粟地，良田美地上，竟为毒物所占用，不免感慨系之。

我军陆续向江油集中。江油、中坝两个据点是由邓锡侯部防守的，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围住这两个据点，大部则分驻在这个富庶区域内，以获得物质补充为主要目的。同时我军又分两路向北夺取平武，向西夺取北川。这时胡宗南部已先我军占领了平武县城，我军即和平武附近与胡部对峙，保障我军北面的后路。至于北川

则为我军占领，成为我军西进的路脚石。

这时敌机的活动大大增加，四川各军阀的主力都从东面向江油以南地区集结，他们的行动似不如我们迅速。敌机的活跃表示蒋介石调集四川的飞机已续有增加，企图阻止我们向南进攻。我们曾在江油地区与敌机捉了一个时期的迷藏：当敌机来侦察的时候，我们故设疑兵，侦察机一走，我们又尽撤这些疑兵，并通知附近老百姓立即趋避。因此，敌机在这个区域所投的大量炸弹，大多数落在无人的山林空地上。

这已是1935年5月间，是我们决定今后行动方针的又一紧要关头。我们的川北苏区已经放弃，红一方面军能否渡过长江仍是一个疑问；我们现在所占的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本是一个民族复杂区域，尤其是北川的村落中，番族比汉族人口为多，如果我军再往西发展，更是藏族集居之地。

在江油附近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慎重考虑了这样问题。到会者都觉得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处境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不能一味采取观望态度。于是，我们决定以北川一带地区为据点，向川西北、甘南、西康东部一带地区发展，形成一个川康根据地。

根据这个政策，我又向会议提出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说明在新占领区域内，只能实施我们初入川时所制定的入川纲领中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暂时还不能组织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宽些。我们不反对少数民族部落中酋长头人喇嘛阿衡等，而且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胡国庵摘自香港《明报月刊》出版《我的回忆》第三册）

鏖战江油

许 世 友

敌沿江防线被我军突破之后，残敌溃退到盐亭、梓潼、江油（现武都区）、中坝等地，企图构成新的防线，阻止我们西进。方面军总部以取得战役全胜为目的，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中坝地区之敌。遂令三十一军和三十军八十八师分别推进羊模坝、三磊坝、广元地区和青川、平武，防堵胡宗南部南下；令九军主力向江油、中坝地区进击。赋予我们四军的任务是：攻克梓潼县城，阻击绵阳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我们顾不上休息，接到命令就准备出发。在一块开阔地上，我对先头部队三十一团作了简要动员：

“同志们，嘉陵江是过来了，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百五十多里山路。我们要拿出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劲头来，追歼逃往梓潼的敌人。”

指战员们听说还有仗打，连日作战的疲劳一扫而光，换上新草鞋，又迈开了矫健的步伐。

行军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被装、大烟等物品，还有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不及带走的粮食、布匹、牲畜等。沿途村落集镇，被敌洗劫一空，焚毁的房屋在燃烧，惨遭蹂躏的妇孺在哭泣，看到这一切，战士们怒火满腔，宣传队员们不时对部队大声疾呼：“快，追上敌人消灭他，为乡亲们报仇！”

我们翻山越岭，很快进抵梓潼城下。经过激战，占领了川陕大道上的这一重镇，派出了向魏城、绵阳方向的警戒。

与此同时，九军二十七师在江油县城附近的牟家渡，乘敌不备渡过涪江，歼敌一个营，尔后击溃城郊守敌一个团。占领了江油外国的观雾山、公子坪、陈塘观、塔子山诸要点，对江油守敌形成了合围。三十军主力击溃了以中坝为中心，沿涪江一线守备的敌两个旅，占领了中坝、彰明等地。

江油、中坝地区，是川西北富庶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中坝还有“小成都”之称。该地区在军事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为成都的北方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末期，魏将邓艾亲率精兵三万，自甘肃阴平翻山越岭七百余里突袭江油城。蜀军守将马邈毫无准备，来不及组织抵抗。江油城一丢，蜀军防线全面崩溃，魏军长驱直入，直趋成都。蜀汉后主刘禅见败局已定，只好派侍中郎张绍带着皇帝的御玺向魏军投降。

由于这一地区特有的地位与作用，我军的攻势对成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成都市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以及反动官僚，纷纷变卖财产，准备逃往重庆、武汉、上海、香港等地。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刘湘为保住其四川省的统治大权，不遗余力，拼凑了十八个团的兵力，由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率领，在飞机的支援下向江油、中坝反扑，妄图解江油之围，除成都之危。

方面军总部获悉这一情况，遂令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九军二十五师、三十军八十八师和我们四军，撤离中坝、彰明、梓潼等地，分别占领江油以南的塔子山和鲁家梁子一带有利地形，抢修工事，打敌援兵。

一接到命令，我和参谋长张宗逊带着几个师长到鲁家梁子勘察地形，由政委王建安、副军长刘士模和政治部主任洪学智组织部队向鲁家梁子机动。

登上海拔677米的鲁家梁子主峰，江油和中坝隐约可见。鲁家梁子和塔子山似一道城墙，把江油和中坝拦腰隔断，山东侧有

涪江，西侧有八家河南北向流过。控制了这道山梁，就卡住了中坝入江油的唯一通道，这是十分利于打阻击的地形。

现地明确了部署，部队已陆续到达，抢修了部分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

4月17日晨，金色的太阳刚刚爬上山巅，黑压压的敌群就向我阵地冲过来了。只见一个个骨瘦如柴的敌兵端着枪，猫着腰，有气无力地向山上爬着。

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100米，50米……“打！”

随着一声令下，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机枪、步枪、手枪一起吼叫起来。顷刻间，敌人倒下一大片。侥幸活命的，连滚带爬地向山下逃去。

敌人没有就此罢休，组织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先以飞机、大炮一阵滥炸，接着是三个团的集团冲锋。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突然，一股敌人突破了我军左翼阵地，那里是我军与三十军八十八师的接合部，如不能制止敌人的连续突破，将会造成极其被动的局面。

我与政委商定，决定使用预备队第二十八团，夺回丢失的阵地。

二十八团是个能打硬仗的老部队，团长王近山同志是个能打善战的骁将，交给他们的任务没有不能完成的。

在王近山同志的带领下，二十八团迅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击。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在山谷回荡，复仇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寒光闪耀的钢刀砍向敌人，火红的战旗又飘扬在三十四团的阵地上。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我们打退了敌人许多次冲锋，防御阵地坚如磐石。

战斗间隙，我到前沿看望部队。只见不少的前沿工事打得连影子也没有了。敌人的尸体和打断的树枝、炸松的泥土，在山坡上

厚厚地铺了一层。我军的伤亡也很大，不少连队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还有一些带彩的同志坚守在阵地上，谁也不愿意下火线。我每到一地，所听到的回答都是一句话：“人在阵地在！”

我带着满意而踏实的心情返回军指挥所，正好收到上级的敌情通报：进攻塔子山之敌已分两路溃退，有一个团向鲁家梁子东南侧逃去。

据此通报判断，敌向这个方向溃退，必将动摇我当面之敌的军心。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有利的战机，以十师一团迂回敌侧后，断其退路，主力从两翼实施反击。

伴随着我军鏖战一天的太阳，带着满意的笑容下山了。战士们身披晚霞，横枪举刀，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击敌人。激战至天黑，敌大部分被歼，旅长也受了重伤，残部退向中坝。

敌军长邓锡侯在岩嘴头见各路溃不成军，慌忙跑回中坝部署守城。可是，他身边只剩下不足三个团的兵力，已无力再战，不得不率残部退回绵阳、罗江。我军乘胜追击，再克中坝、彰明。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李露太摘自《红军在江油》）

江油中坝鏖战急

郑 维 山

1935年春，菜子花盛开的时节，我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奉命从昭化转兵西进，同兄弟部队一起攻打江油中坝。

江油位于成都盆地的西北边缘，有山有川有水，算是川北的富庶之地。当时的县城武都，东临涪江，西面北面紧靠大山峻岭，

南为一片南北走向的起伏地，城关不大，但城墙坚固，有邓锡侯的一个旅在城中驻防固守。中坝在武都以南约四十里，更为富足繁荣，古来是川陕甘三省的粮食、药材集散地，“为江、彰两邑精华所萃”，享有“小成都”之称。武都到中坝之间为丘陵起伏地，西面的大山到东面的涪江不过十里左右。按古人的说法，江油是“属巴蜀之上游，通松龙之要道”，“涪江曲折，流经武都坦夷而肥美。”宋人司马光有诗曰：“四望逶迤万叠山，微通公栈访云环”，可见地势之险要。相传公元223年，魏将邓艾伐蜀，率精兵三万，自甘肃阴平翻山越岭突袭江油关，蜀将马邈猝不及防，举关投降。江油一失，蜀军防线全面崩溃，魏军长驱直入成都，蜀国遂灭。所以，自魏晋以后，历代都很重视江油中坝的战略地位，屯军设防，为兵家必争之地。

江油中坝地区在军事上的特有地位和作用，蒋介石和刘湘当然是很清楚的。他们令邓锡侯重点防守，邓特意派他宠信的得力干将杨晒轩率所谓的“精锐之师”一师一旅盘踞县城，凭险固守；又命所部特科司令游广居率四师孙礼旅、一师卢济清旅以中坝为据点，沿江筑工设防。邓锡侯本人亲率重兵，坐镇绵阳，以作策应。

我军攻打江油的战斗是在4月7日前后开始的。按照方面军总部的统一部署，我师在程世才同志的率领下由昭化，九军由阆中、南部一线同时出发，象两支离弦的利箭，疾速向江油挺进。从昭化到江油约三百余里，沿途多为山地，道路崎岖，沟壑纵横，部队连续翻山越岭，常常是饿了啃点干粮，渴了饮口泉水，有的同志疲乏得边走路边打瞌睡，可谁也不说累，谁也不叫苦。时值盛春季节，沿途放眼一望，一片郁郁葱葱，花红、竹翠、豌豆青青，芳草溢香。但是，明媚秀丽的春色，挽留不住红军战士的脚步，每日行程一百里，多是昼夜兼程，而且一边走一边宣传群众。在我军经过的许多地方，山坡岩壁、村庄院墙、桥头树桩，

到处都留下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打过涪江，活捉邓锡侯！”、“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势力，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战！”、“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之类的标语。沿途刚刚遭过残敌洗劫的贫苦百姓，纷纷奔走相告，欢迎我军。有的老乡拉着战士的手说：“邓猴子、田冬瓜（邓猴子、田冬瓜为邓锡侯、田頌尧的绰号）这些龟儿子与匪一家，可把我们坑害苦了，你们要狠狠地打，替咱老百姓报仇雪恨。”

经过两天多的急行军，4月10日左右，我师同兄弟部队先后抵达涪江东岸。虽然江岸不象嘉陵江那样陡峭险峻，但当时正值桃花水汛季节，水深流速急，河面又宽，没有渡河器材是过不去的。沿岸的船只和所有渡河器材，在我军未到之前，又全被敌人没收毁坏，敌人又占据对岸有利地势筑工严守，所以要渡江也是十分困难的。听说，九军的先头部队开始抢渡时，是将老乡打稻谷用的拌桶捆在一起，每次只能过一个班。我们师是在武都以南，南塔坡之下的渡口渡江的，我们渡江还比较顺利：一是有强渡嘉陵江的成功经验；二是九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江，歼灭了对岸的守敌，抢占了南塔坡等制高点，将敌杨晒轩旅围在江油（武都）城内，为我们开辟了登陆场并送过来一部分渡河器材；三是沿岸群众热情相助，纷纷从家里拿来拌桶、竹条、麻绳等工具物件，协助部队临时赶制了一些简易木船、竹筏。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们同九军二十五师等兄弟部队，迅速从几个不同地方渡过涪江，然后乘胜向中坝进击。驻守中坝的孙、卢两旅正在因县城被围而惊慌失措，又见大队红军突破沿江防线，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一时难以招架，无心恋战，纷纷又沿公路青莲渡方向溃退而去。配合孙、卢所部据守江防的八县联防司令蹇幼樵率领的地主武装，闻风即窜向安县一带。我军控制中坝后，迅速横扫周围残敌，攻占了观雾山、公子坪、城塘观等高地要

点，开始紧缩对县城的包围。龟缩进城的杨晒轩，一面依托坚固的城墙和工事顽固据守，一面急电向邓锡侯报危呼援。

早在我军突破嘉陵江，攻克剑门关时，邓锡侯已感到面临的威胁，惶恐不安，现在听到红军已攻占中坝，包围江油城，深入到他所盘踞的区域腹地中心，直接威胁着成都的安全，自然更加慌了手脚。在蒋介石和刘湘的责令与支持下，急忙不遗余力地拼凑了十八个团的兵力，亲自率领，由绵阳出发增援，妄图解江油之围。当时，我方面军总部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城南的民房里，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邓锡侯从绵阳还未出动，我军总部对其动向已了如指掌。徐总当机立断，令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加紧对县城内敌人的围困；令我八十八师、九军二十五师疾速朝南塔坡鲁家梁子一带隐蔽集结，布阵于公路两侧潜伏地待机，在四军一部的配合下，于运动中歼灭援敌。

我同师长熊厚发带部队绕经南塔坡而过，隐蔽集结于西南的大庙子、公子坪、各家湾等地后，立即召集营、团干部传达方面军指挥部的决定。一方面组织干部侦察地形，研究具体战斗方案，同时让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三个多月来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随后又层层召开战前动员会，号召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之间相互展开杀敌竞赛。全师从上到下，如燃起一团烈火，连日疲劳一扫而光，干部战士人人斗志昂扬，信心十足。记得当时最响亮的一个动员口号是：“同二十五师比一比，看谁歼灭的敌人多，看谁抓获的俘虏多！”

这天午后，我和熊师长带着儿童团的干部登上一道山梁看地形。鲁家梁子北靠观雾山，南连中坝平原，东临涪江，西有官渡河，连绵起伏，恰似一道天然的城墙，竖立江油中坝之间，江（油）中（坝）公路恰如一条蜿蜒的带子，从鲁家梁子与南塔坡之间穿过。控制了这道山梁和遥相峙立的南塔坡，便卡住了中坝至江油的主要通道。就地形来说，整个梁子高高低低，几十条沟

沟岔岔，是个十分理想的在运动中歼敌之地。熊厚发同志高兴地说：“嘿，这回该叫邓猴子好好尝一下红军的厉害。”

邓锡侯在四川军阀各路头目中，向来以“能战”将军闻名，既老谋深算，又有点亡命之徒的气势，据说，每到战局的危急关头，他总爱亲临前线督战，以给部下打气壮胆。如今，为解江油之围，他就象快要输光的赌徒，不惜血本，气势汹汹地率领大队人马沿公路线蜂涌而来，16日午后，抵达青莲渡，即会同溃退到此的孙、卢两旅，开始向中坝外围红军警戒阵地发起进攻。一经接触，我军即作佯败状引退，邓锡侯当晚占驻中坝，连夜将兵力分三路部署展开，决定次日一早便开始向我军发起全线冲击，一举同杨晒轩会师。可他哪知道，我军早布下罗网，张开“口袋”，正等着他来钻呢。

17日早上，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敌人就出动了。好家伙，来势还真凶呢！公路上，河沿岸，菜子地和麦田里，黑压压的一片，就如同数不清的狼群，张着血口，朝县城方向扑来。站在我身边的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好象早等得不耐烦了，说：“该死的邓猴子，你到底来了！”

太阳爬上山巅的时候，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我们预定作战地域，邓锡侯的确有点“猴劲”，十分狡猾，在行至岩咀头附近起伏谷地时，他先用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企图与我接触后先进行局部作战，抢战有利地形，然后掩护主力向县城前进。方面军总部好象早就洞察了敌人的意图，只以小部分兵力沿公路两旁边抗击边撤退，以诱敌大队深入。而主力则一直隐蔽在待击地域，准备将敌在运动中围割而歼之。

急于向县城方向推进的邓锡侯见先头部队进展顺利，便自以为得计，即令大队人马以梯次密集的队形，沿岩咀头至水沟庙一线涌来。

近中午时，接到指挥部方面的出击信号，二十五师由北向南，

我八十八师由西向东南方向，象两只下山的猛虎，直向敌群扑去。隐蔽在各个山头 and 沟岔中的红军战士，一齐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步枪、手枪、冲锋枪，吐出了一道道火舌，哒哒哒一个劲地叫着。一颗颗手榴弹嗖嗖嗖地飞向敌群，纵横六七里的战场，硝烟滚滚，火光闪闪，阵阵喊杀声回荡在山谷。

我师的三个团是同时出击的。这三个团，都是在鄂豫皖创建的，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扩红时，将他们依次编在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里作骨干。在反“六路围攻”胜利之后，广（元）昭（化）战役发起之前，为指挥方便，加强突击力量，方面军总部又将这三个团重新集中，合编到八十八师。三个团各有特长：二六三团善守，二六八团善攻，二六五团擅长夜摸，是有名的“夜老虎”。共同一点是都爱啃“硬骨头”，每有艰巨任务，三个团都是争着承担。自重新编合以来，三个团摆在一线同时发起进攻，这还是头一次。所以，冲锋号一响，谁也不甘落后，各级干部冲锋在前，战士们个个勇猛异常，奋勇争先。二六三团的一个轻机枪手看见敌人向我进攻部队反扑，一跃从工事中跳出，端上枪边打边向敌群冲去，肩宽体壮的二六五团团长沙丰明，象往常历次打恶仗那样，背一口大刀，端着驳壳枪，一边组织部队进攻，一边朝敌人射击。团政委黄英祥站在离敌群只有一百多米远的岩石旁指挥部队，尽管身边子弹嗖嗖乱飞，可他岿然不动，毫不在乎。

战斗是十分紧张而激烈的。敌人仗着武器精良和纵深配备，一次又一次反扑，波浪式的冲锋，一上午就有六七次之多，冲在前面的敌人被我军打死倒地后，后边的又涌上来。每群敌人后面，都跟着持手枪的督战队，在他们恫吓逼使下，被打退下去的敌人又掉回头，猫着腰，向我阵地硬攻。水沟边、坡坎上、草丛中、大路旁，到处躺着敌军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帽子被打得挂在小树枝上，在炮火声中摇晃着……。

县城方向，也不时传来阵阵密集的枪声，被围在城内的杨晒轩旅为接应他们的援兵，组织突围。有一股突围出城的敌人，刚冲出城外不到两公里，被我军拦腰截断，前堵后围，全部歼灭。

看来，敌人不到完全输光是不肯收兵回营的。我们呢？既然已经“咬”住敌人，那当然不会轻易松口的。从日当头一直鏖战到日偏西。急于解县城之围的邓锡侯将其右翼溃退下去的一个旅的兵力，并入中路在飞机的掩护下，组织了更加凶猛的集团冲锋，轻重机枪像一条条毒蛇，吐着火舌，在阵地上舔来舔去；呼啸而来的一发发炮弹把无数碎石、树枝掀到了半空，不少的前沿工事打得连影子都没有了。太阳快落山时，敌人还占着我师右翼阵地与兄弟部队二十五师附近的一个高的山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控制后，疯狂地扫射，炮火延伸到四周我军纵深地域。

“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占领，一定要把它尽快攻下来”！二五〇、二五八团的同志争着要求承担攻取这个山头的任务。我和师长考虑到战斗可能要持续到晚上，“夜老虎”夜间将会有更加艰巨的任务，便决定由二六八团上去。二六八团以二营为第一梯队，一营靠后，三营掩护，发起攻击。

“司号员，吹冲锋号！”二营王营长平时不大爱说话，打起仗来勇猛如虎，总是冲锋在前，随着号声，他一挥手，带着部队迅猛向山头冲去。占据了有利地形的敌人，以猛烈的火力疯狂地向山腰扫射。我站在一个高台上，亲眼看到，冲在前面的我军两个连队，一个连旗倒了两次，一个连旗被打倒三次。第一个打旗的同志刚要倒下去，后边马上有人接过旗帜，继续扑着往上冲，……夕阳下，火红的旗帜一直在炮火硝烟中挥舞，旗倒那里，勇士们就冲到那里。冲在前面的战士眼看快要接近山顶，敌人的机枪又疯狂地嚎叫开了。我当时气得直咬牙。正在这时，二六八团重机枪连赶上来了。“快！全部机枪展开掩护！”我一边指挥，一边从旁边的一个射手那里抢过一挺机枪，操起就朝山头敌人阵地上猛